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盤洲文集卷四十五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五 集部

盤洲文集卷四十五　　　　宋　洪适　撰

章奏五

乞出第一劄子十一月十六日

臣聞棟楹榱桷材之大小不齊者若梓人以棟為榱以桷為楹則覆壓之患當在朝夕聖主用材顧豈梓人之比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蕞爾疲駑自幼以綴文為業志在塵竊一第而已不自意留落之後誤叨眷知擢

在華近若使之掌制代言自視猶可勉强令承人之乏遂超遖列而使之謀王體斷國論天下之人皆謂不勝其任黽勉數月曾無涓埃之補直情徑行浸積仇怨内之既不能識拔實材使之穆穆列布以助成勵精之治外之又不能消弭姦宄致令民弗奠居而無鉏治之策揆之漢法當在石慶切責之科倘或强顏患失則誤國之罪誅之無益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大恩憐斗筲之無用曲賜保全許臣上印綬而去庶幾不妨賢者之路干

冐威顏臣無任奉御筆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二劄子十七日

臣昨早具劄子乞解機政跼蹐踰夕未聞天旨不避斧鉞再輸情悃伏念臣一介疵賤初無致君澤民之學仕於州縣米鹽靡密畏簡書理獄訟尚猶少有所長令驟居高位掌樞獨久而政路贊襄上無台揆軍國重事豈非材嘗試之地小智曲見乖繆浸彰加以心力凋耗事至輒忘若視蔭空餐不能知難而退則罪愆日積將不

可赦伏望睿慈察其不逮賜之歸田則未淪溝壑之前皆銜恩之日月洊瀆宸嚴臣無任戰灼俟命之至取進止奉御筆再降詔不允

第三劄子十八日面進

臣比殫誠悃冐犯咫顏傴拜恩私再降温詔銜感之深淪胥心髓伏念臣疎遠寘頑孤立無援偶因清燕浸簡宸衷擢之禁塗馴至政地奏啟之際每蒙嘉奬臣受陛下之知不為不厚常謂粉身糜骨不足圖報夫犬馬尚

能戀主顧臣豈應輕為去就以忘陛下隆天厚地之恩但以臣材局褊淺智識蒙昧既無嘉猷遠畫可以振起治功而不量其力欲抑僥倖以奉陛下正紀綱守法度之訓所慮積日累月寖招衆惡進無所補虛負使令此臣所以日夜恐懼不安其位傾瀝肝鬲冀回天聽伏望聖慈曲賜矜允三瀆嚴威死有餘罪臣無任戰灼悸汗之至

辭免除右僕射兼樞密使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一日萬幾獨以論相為職葢用人賢否關國重輕繫民休戚非百執事之比必有負王佐之材隆巖石之望者斯能副眷注之意古之人居畎畆之中樂堯舜之道其尊主庇民之業皆素定於胸次故達而在上發其緼蓄可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功烈著於當世名譽垂於無窮

若是則居其位食其禄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如臣者翰墨腐儒斷無它技智效一官猶懼不及乃使之代天理物其覆餗可日月冀制命既傳群聽已駭伏望陛下曲回淵鑒洞察赤情圖任人英勿嫌反汗庶幾微臣得逃非據之大譴不至重為天下後世之所詆訾干犯天威臣無任

乞薦舉監司郡守劄子十二月十六日

臣聞内治之急在乎官得其人今州縣之間儻監司郡

守皆賢則職事修舉下無蠹弊屬吏之能否如鏡燭形無所逃隱自數年以來非不開薦舉之路而風俗未變挾私勝公干請奔競曲為題目刻章所譽非其親舊則是蒙恩託契之家或甲乙宛轉更相酬報名為公薦多是私心故薦牘雖交於公車有司亦視為文具置籍中書未嘗舉行臣以駑下偶補台輔之闕見識不明聞聽不廣遠近人材臣不能知其一二若賢者退而家食仕者不稱其職臣則有罪欲乞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舉風

力堪為監司吏能堪為郡守者各一人三衙知閤舉材武可守邊者一人舉而不實甘坐其罪俟舉牘既集臣與同列采其名實相稱者一一除授或未有見闕則簿録以待有闕日先除各於除書内稱列所舉主某名它時若有治行著聞則乞推進賢之賞若所舉之人或進對不稱旨或為臺諫論列或為監司案劾或為百姓訟訴驗治有狀隨其罪之大小具舉者姓名取旨必罰若宰執徇私隱而不奏者亦乞懲戒庶幾實材輩出振起

治功天下幸甚取進止

以霖雨乞罷政第一劄子乾道二年三月

臣伏見季春之月天多陰晦而盛寒如冬大雨仍降蠶麥秧苗俱有損壞仰軫聖慮致於玉食頻去葷味燮理如此罪將安歸而又僕僕祈求羞對輿皁儻或患失不去必致人言伏望睿慈特賜譴絀庶幾可以調玉燭而格豐年干冒宸旒臣無任御筆霖雨稍多未至有害於蠶麥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二劄子

臣以斗筲之資竊台輔之位夙夜危懼莫知逃責之計涉春以來常陰為沴禱竺宫以迎梵像放房緡而蠲門稅一月至再矣燮調無狀靡所錯躬上之則使太官屏常珍而進蔬饌下之則使農夫紅女懷耕織之憂臣之罪多矣隆恩天覆不即策免臣上章自劾拱聽威命而宸札矜容不准罷退降詔之訓異於常典銜感隕越闕

行漢法罷遣歸田圖任異材俾熙

帝載則和氣感召咎證可消矣干觸天聽臣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再乞罷任劄子

臣材劣能下無足算録誤叨眷知超居宰揆力小任重自料必致顛隮比以淫雨為害抗章請罪仰蒙聖恩拊以温詔令早再瀝誠懇又勤天奬使之安職公議不貸遂玷霜簡仰頁陛下使令之意雖九死無以塞責伏望睿慈令臣解罷機政以聽譴罰之命干犯咫威臣不勝

震灼之至

辭免觀文殿學士第一劄子

臣伏聞已降制命特授臣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臣驚傳恩旨感涕橫臆伏念臣不材無取誤蒙簡拔輔政旬月曾蔑補報孤負任使浸積過僭竄流遐遠乃法之宜豈期優恩曲垂軫卹使之奉祠還鄉已為大幸書殿隆名所以寵老臣碩德之去豈凡庸罪戾之人可以叨此非常之渥若或冒處益重疾顛

伏望聖慈前旨停寢庶使危踪免抵大譴干犯宸嚴臣無任

第二劄子

臣伏准閤門降制告闕　臣仰窺制命感涕交流伏念臣竊位台衡在臺無補小器盈滿福過災生罪愆既彰難免清議倘非聖明憐惻則尸諸兩觀未足塞責臣自聞寵渥已瀝懇辭跼蹐至今未嘗追寢夫書殿美名清班優祿皆非臣所當得若或貪居冒受

則大譴大呵益重顛覆伏望聖慈特賜處分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知紹興府第一劄子

今月二日伏准遞到尚書省劄子七月十八日奉聖旨除臣知紹興府臣跽聞寵命不勝戰兢伏念臣材力緜薄智術乖疎比自入朝獨叨眷遇超居宰揆燮理無功百謫既盈罪當竄殛聖恩寬大委曲保全奉祠還鄉纔逾兩月敢謂軫記不忘即加選用捫襟感泣何以論報

念稽山容拱行闕實推雄藩豈伊罪戾之餘可堪師帥之任伏望聖慈改授真材用協羣議免使孤蹤重罹顛沛干冐宸嚴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第二劄子

臣近具奏劄辭免知紹興府恩命今月二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臣伏讀聖訓感涕交流伏念臣疎庸之資嘗試無狀狼狽去國方此省愆宸眷不遺屢垂簡記亟加拔拭付以大藩仰

惟天地之隆恩即當聞命而引道載念陪京之重夙稱謀帥之難而臣聞望素輕譴呵未久深虞曠敗復累生成輒瀝愚衷浼干洪造伏望睿慈憐其無用許令依舊奉祠庶休田里之居獲享治安之樂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干犯天威臣無任感戴戰懼俟命之至

除紹興第一手劄子八月四日

臣入朝二年居輔弼之官十閱月以駑鈍無用之資識不足以燭微才不可以任重獨蒙陛下眷知異等寬其

不逮之罪温顔殊禮常賜稱奬臣殫智竭誠亦欲盡死以報奈何福過災生招致人言上惑聰聽聖恩寛大不忍竄逐使得以秘殿真祠優游里閈臣方懼叨縻廩稍無所云補豈意簡記之隆付以近鎮驚懼感泣不可具言已瀝忱誠懇祈寢免臣犬馬戀軒之情雖食息不敢忘隆天厚地之恩但以得罪去國不敢奏牘輒至冕旒之前今者既蒙睿慈再加收用故敢略披梗槩臣螻蟻賤微銜戢恩渥何以圖報干犯宸嚴臣無任戰懼之至

第二手劄子

臣近貢免牘仰扣九閽伏蒙天慈賜之温詔臣素叨眷遇之異仰惟選用大恩便當即日上道特以會稽近藩衆所指目而臣罪譴之餘去國未幾若或貪榮疾趨必致重遭譏詆輒敢稽留詔命復布悃誠已别具奏劄乞賜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愚衷赦其再瀆之罪臣干犯宸嚴不勝戰懼之至

第三手劄子

臣比辱誤恩俾守輔郡荐殫誠悃弗獲俞旨不敢重干
威聽已祗拜告命取信州路自衢入婺迤邐到越謹具
奏稟伏乞睿照

第四手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省劄奉聖旨令臣疾速前去之任
臣自叨除命以言者方在要路實有所畏兩具免牘塵
黍淵聽仰蒙詔旨不允臣方敢治行偶臣以感冷卧疾
稽留數日遂至再勤聖訓臣已即日就道伏望睿慈特

賜原赦

到任手劄子

臣叨拜恩除去京城不遠天日在望犬馬結戀之心非不願一瞻清光少殫懇悃葢以人之多言必有譏議故不敢陳乞過闕今已到越視事唯知鞭策駑鈍庶幾少副任使之意瞻望闕庭臣無任感恩激切之至

盤洲文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六 集部

盤洲文集卷四十六　宋　洪适　撰

章奏六

請祠劄子

臣蒙恩守越亦既半載不敢養高尸禄事無巨細必躬必親將期寸效仰副器使而到官以來偶與風土不相宜無月不有寒疾氣血頓衰髭鬢俱白近因冒冷每夕出汗飲食減少筋骸羸瘁自節假之後在告又踰半旬

深惟輔藩重寄非卧疴之地若或因循曠弛必致不免大譴夙夜憂懼心如焚灼欲望聖慈察臣誠悃賜臣祠禄以歸休里巷庶幾訪求藥餌不致遂委溝壑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取進止

秀王夫人薨慰劄

臣恭聞秀王夫人奄忽薨逝仰惟聖情不勝哀痛臣忝居舊弼密邇宸居不獲隨班稱慰臣瞻望闕庭無任屏營之至

慰莊文皇太子奏劄

臣恭聞皇太子奄忽薨謝驚傳凶訃無不慘傷仰惟陛下篤天性之愛念國本之重聖情悲切何以勝處臣忝居舊輔嘗邇班聯追想慈仁篤厚之德金昭玉粹之姿含酸飲泣不能自已恨以身在外服不得奔走儲宮哀臨伏望陛下歸之天數特抑哀悰臣瞻望闕庭無任屏營之至

請祠第一劄子 八月十日

伏念臣待罪會稽行且滿歲竭力奉職僅逃曠弛緣郡治鑿山作室夜氣與平壤迥殊臣孱劣之軀早衰易病秋風稍緊便已伏枕而比年以來目昏花而不明耳作聲而重聽視燭下之牒訊庭前之訟頓覺費力日以滋甚倘不早祈休息將遂淪於鬼録加之妻息婦孫之衆呼醫求藥項闕　今戒寒在辰惴惴然有故疾之憂若又卧痾以廢事瘝官必致大譴是敢披瀝胷臆仰投君父伏望聖慈赦臣罪戾許臣奉祠而歸少賒殞踣之

期實出乾知之造干犯宸嚴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第二劄子

臣比殫誠懇覬望叢祠入奏大庭未聞俞允重念臣治越以來黽勉職守訟訴不曾淹留囚繫亦復稀少而蠲削饋遺省節費用錢穀粗有儲積支遣不致闕乏之非是託故避難苟求安便特以蒲柳之姿望秋先衰深恐入冬又復多病兼孥累之衆率皆不伏水土欒裹闗心略無虛日盡室於此不寧厥居臣之事君靡容有隱輒犯

再瀆之誅復披悃愊庶幾得遂前請若或聖慈未聽臣投閑置散則恐便鄉去處别有使令乞賜選擇尚期罄竭圖報萬一塵𠻳聖聰臣不勝皇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自劾劄子十八日

臣近者累章乞祠蒙恩降詔不允已具奏牘欲申前請忽見李大正罷章臣又不能自恕輒敢復干威聽臣伏見今日仕宦莫難於作縣臣所領郡獨會稽李大正其吏材治績為八邑之冠臣嘗草薦章乞行旌擢未及投

進緣其人賦性鯁直肯任怨以草弊拒却請託摧抑豪右雖諸監司有隱亦奉法追治略不假借故人多怨之自柳大節到任中懐私意輕信讒言多方捃拾皆無事實却於上年二月本縣推排不合減退浮財及今年五月闕

必有情弊令婺州追押録以下十餘人鞫勘李大正既經朝省聲冤乞移獄未見施行臣遂與之備申薿所惜實材能吏無辜寃抑即非容庇姦贓與之為地今柳大節已遭論列將及兩旬旋作日前按章罔

上行罰以伸其私憤所謂和買即是轉運司備坐都省批下朱申狀所乞依上虞三縣例自物力十五貫均敷臣為見此事係棊顯知上虞縣日所行百姓既以為是攀援有請朝廷既令施行州縣豈敢違拒臣既已依稟行下亦曾榜示諸縣人户倏有詞訴即類聚看詳續行申明改正今來柳大節以此歸過於李大正而劾之大正既已放罷臣亦不能無罪臣已先次發遣家屬歸鄉將職事牒以次官主管見今家居待罪伏望聖察特賜

罷黜施行干犯宸嚴臣不勝震懼之至取進止

奏水潦劄子 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得轉運司報奉聞聖㫖累次詢問浙東被水傷損禾稼仰見陛下憂民之誠意伏念臣所管新昌嵊縣因閏月中旬大雨接連台明諸山相繼發洪下流至曹娥江又值潮大內外水勢相合故三縣臨溪皆遭水患臣已將公使激賞庫儲積到錢一萬貫撥入常平案專充賑卹支用差司戶何萬同縣官逐一相視

量損壞屋宇支錢修葢計闕食人户給散錢米訖自此數旬之内連併淫雨雖三次祈禱得晴不三數日又復雨作遂致水潦前後盈溢有傍江鄉分已即時差官開掘塘岸泄放緣會稽數邑少有高卬地叚農民併力撩救收刈所積濕稻又復生芽在田者皆為水損目今祈禱再得晴霽已三日晝皆乘急攤曬打簸若自此無雨尚可収拾殘零稻䅳統計紹興八縣田畝除早稻中稻豐熟外晚稻居十分之四今來所損約已一半本司軍

人打請正當霖雨未晴之際每石米價頓增一貫雖取
會到逐縣被水鄉分明具回申投運司未有田畝子細
數目依條八月三十日人户投狀即行覆實檢放伏乞
睿照
契勘諸縣發洪水去處因暴水衝擁塘石坍毀田畝
復為溪坑非數十年逐旋鋤闢不可復耕及有潮水
衝打坵角入江者自來轉運司只是枝蔓行遣不肯
從實倚閣致使農民無以出稅實為經久之害今看

踏到田段數目逐一開具伏乞聖察

再奏被水人户劄子

臣近遣官往上虞新昌嵊縣賑卹水災逐一循行了當緣山水夜至衝去茅屋弱婦幼子死於非命共四十九人各已等降給錢使之修葺葬送自六貫至一貫共計六百三十六家已令諸縣將被水下户見欠税租官物並各住催據所欠數臣將公使激賞庫錢代為了納其闕食人户已催促抄劄實數即行支米賑濟所有因雨

水浸損禾稲之家各已受狀分差官屬檢視訖伏乞睿照

試驗揀汰人劄子 戊子正月二十二日上二月一日依

臣近准樞密院行下史正志陳請令諸路將揀汰使臣銓量人材非老弱者具名申上本府共有一百五十餘人臣將揀選到人躬親看驗亦有年未五十身無疾病可以從軍者却稱筆吏出身不習弓馬乃是竄名冒賞分明臣竊謂近歲軍賞太濫無以矯革此等人既已寄

名得官隨踵離軍便與向隷行伍人一等注授槩與差遣俸禄相繼更不待闕終身徼幸誠為太甚臣愚欲乞行下諸路向後揀汰使臣到任並令知通共職官逐一子細試驗其年未五十非有廢疾之人若或不習弓馬即發回吏部令與在部人㸃同理名次差注庶幾履行陣塲矢石之人有以甄别伏望睿察更賜揀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取進止

再請祠劄子

臣待罪會稽於今一歳有半去秋累上奏牘祈匄叢祠仰蒙大恩疊賜詔札時方水潦四溢穀直頓增人情嗷嗷朝不及夕臣懼有避事之嫌黽勉就職所幸踰冬涉春米價如舊人不告病境内無流冗之患宿麥在野秋熟有期臣以衰瘁之軀不安風土疾疹相繼願欲少休伏望睿慈曲賜矜容俯從誠情倘他時別有使令不敢辭避干犯天威臣不勝跼蹐戰越之至取進止

謝宮觀劄子

臣駑劣之質略無所長猥叨誤知躐居宰路調冐三月自誓竭誠奉公仰報恩紀而才疎智淺曽蔑涓埃之補讒言不恕以為罪積丘山非陛下特垂昭鑒則投荒不足以塞責去國不久即忝輔藩之寄雖欲抑強去惡力圖薄效而翫日積久復無尺寸之功聖恩寛大俯從懇請遂獲奉祠以休衰瘁伏聞近者弟邁進對曲蒙齒録復加恩奬貸其罪戾未忍棄捐臣銜戢恩遇徒深感泣臣實非才雖碎首捐軀安能圖報天地之大德臣既奉

勑命已即指塗益遠觚稜不勝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旱灾劄子八月十二日

臣仰惟陛下焦勞圖治勤恤黎元講求民瘼不啻飢渴一聞休戚即日罷行患在士大夫畏縮自愛不肯道其實故下情欝而不達聖澤壅而不流古之人雖在畎畝而有封章之獻至或嬰逆鱗而不顧此風久不聞矣臣不材無取嘗玷宰路非芻蕘庶人之比也居閒故里目

之所覩耳之所接不忍斯民日趨無告流亡捐瘠莫之拯救若私有遐心茹而不吐尚饕祠官之禄以自活其妻孥是曽狗馬之不若也故不避譏議不憚譴呵矯首九閽披寫愚戇伏望陛下少垂意焉臣比讀邸報伏見陛下以江西湖南旱暵側身禱祈屏徹葷味又令帥臣監司汰擇守令德至渥也臣謂江東兩郡之旱亦江西湖南之旱也陛下必不慮遠而忘近恤彼而緩此特未達于天庭爾及覩七月下旬施行洪潭兩路賑恤旨揮

猶未及乎江東兩郡豈有司奏牘或未詳查不能感動
天聽耶臣於是不謀於人而謀於心不慮其身而慮其
灾輒敢犯分言之臣之鄉邦自去夏五月至於今春曾
無終日好雨故陂塘所瀦之水甚鮮並水之田僅能車
畎播種至於高卬之田種不土入者四境之內居三之
一自春接夏或累日或盈旬間得小雨尚或不能破塊
壤地龜坼早稲焦枯其瀕水低田有歲收千石米者今
有百石之穀若是者蓋無幾也通六邑之中百分不獲

一二自夏接秋惟六月甲子得數刻之雨既不濊潤亦不周徧節過白露驕陽轉甚晚稻又復槁矣常歲八月民種蕎麥可充一兩月粮異時飢饉得蘿蔔雜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皆以久乾土硬而不可種自此不雨則來年麰麥特未可望小民艱食或有攜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衆强糴而相殺傷者或有逢縣尉而持刃拒抗致憲司傳以為賊而出兵掩捕者前月提舉官史俣入饒州界親見流民襁負係道俣恨無以留之令去者

紛紛至於卒歲將十室九空何以為邦自來水旱未嘗旱計絶粒所闕廩食不過開歲數月饒州去秋已小歉今年早禾不獲自季夏而食闕若秋冬之交有雨澤有人力可以藝麥逆數成熟尚有七八月期士民上户鮮有隔年之儲猶無以自贍其家故耕夫轉徙所不遑恤率是交還牛犂泣辭而後去所留牛犢無水可飲無稈可積不保其存也田家營殼作種尚且艱難若人牛又闕則向去春耕益為可慮蓋今歲之旱起於饒州若池

之建德東流與饒境相接者亦薄旱饒之德興浮梁安仁數村與徽信相接者則微有所收江東之旱惟饒與南康兩郡出境則江洪以往亦旱也父老七十歲者云自歷年以來所未嘗見今州縣若不免租則有田者無以輸納若放苗不收則州縣何以給遣竊聞饒州有前年樁留三萬石米已借充官兵月粮所餘止有萬石朝廷捐以與之不過可支一月見在常平義倉二萬餘石併得去年儲粟賑贍尚不能足葢六邑窮民有籍於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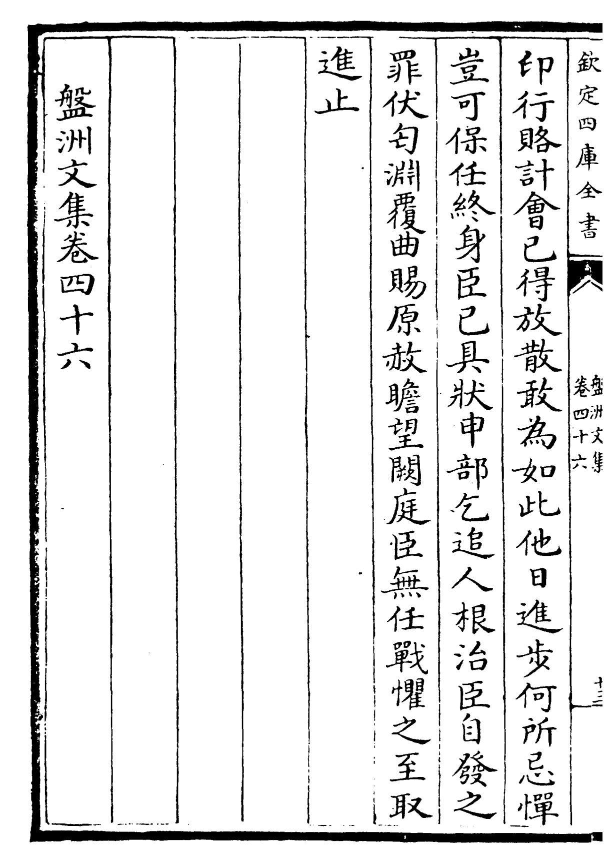
者二十萬户且約一家三口家得石粟僅能飽其一月之腹爾倘官無餘粟野有餓莩歸之天灾無可奈何可也不得已有秩者暫閣奉稍亦可也飢餓之民散而之四方不至聚而掠奪為盜幸也數千營卒一月無粮其肯俛首餒死乎臣區區過計非私於鄉邦而然也恐他日重貽旰食之憂故具述凶歉之實以聞不敢妄及臆説伏望聖慈察其心而信其言拯其灾而弭其患臣不勝戰汗待罪之至

貼黃 臣居鄉田疇至少大熟之年所收不過千石四子因官置到共有數百石通一歲秋苗纔百有餘石非是營私飾説前件所奏尚猶不盡瑣碎若朝廷遣人察問有一欺誑甘伏罔上之罪伏乞聖察

劾管璆奏劄庚子八月六日進入九日管璆降兩資其舉狀令吏部退還

臣久去軒陛不勝犬馬之戀伏見陛下留意薦舉開防再三然法出姦生弊不可革臣竊謂朝廷行黜陟之政臣下寄刺舉之權惟前宰執有舉無刺眼見姦蠹吞聲

切齒今舉吏有罪不容緘隱伏望聖慈少賜睿覽臣今
年二月二十日以去年第四紙改官文字薦舉饒州樂
平丞管璆續次持書鋪筆帖來云奏檢以五月十七日
到闕限期甚廹遂揩改作二十六日投進既至考功為
銓吏點檢問難乞將奏檢移易日子前來符合管璆委
曲懇禱臣語之曰書鋪為蛇畫足自奸罪譴尋常州縣
換赤歷移月日固或有之此乃需章若旋易日辰便為
罔上不敢相從不謂管璆自將元檢輒行改換盜用官



印行賂計會已得放散敢為如此他日進步何所忌憚
豈可保任終身臣已具狀申部乞追人根治臣自發之
罪伏乞淵覆曲賜原赦瞻望闕庭臣無任戰懼之至取
進止

盤洲文集卷四十六

盤洲文集卷四十七

宋 洪适 撰

章奏七

繳太史局轉官劄子

十月初三日批旨楊覺民等轉官恩例候試補直長了日收使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太史局靈臺郎楊覺民等四人依醫官能說例該遇覃恩轉官令臣書行者右臣取會到太史局遷轉資格自局令至直長共九

階並係十年無過犯方許下磨勘諸靈臺郎滿二年遇直長有闕必須試歷算科方許轉行近者朝請至中奉大夫該遇覃恩亦曾引例得轉行一官因臣前論列並作㦸四年磨勘其伎術官於赦文中初無轉官之文而靈臺郎必須經試方可轉直長縱使合轉一官正與朝請大夫以上一同若輒攀醫官例暗得轉行則為靈臺郎豈盡皆不試而遷誠為冒濫今來欲乞將楊覺民等依武臣轉官法與㦸五年磨勘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繳傒進詞頭劄子十月十二日御筆依奏三省進呈委方滋根究詰實具情犯聞奏

臣准中書省送到武功大夫鎮江水軍統領傒進降官詞頭令臣撰詞進入臣昨在鎮江守官聞軍中稱説傒進帯官錢五萬貫往湖北買木數年無歸意就峽州宜都縣起造大第招聚倡樂宴會奢僭縱使兵卒陵虐居民奪其物産用竹纜馬船横截江流聲鼓鳴鑼邀遮客

旅決打號令强拘簰筏一方苦之甚於豺虎都統官累曾催督遷延不回今係荆南帥臣李道因民旅陳狀告訴不法事件及校尉胡振甘反坐之罪訴其聚集亡命圖畫入川地形恐有不測李道備申朝廷送提刑司差官體究雖多從闊略而攔截客旅等事並是詰實户刑部看詳恐追人路逺淹延刑禁遂降一官放罷臣竊見聖斷方欲痛治姦贓之吏如俣進以官鏹數萬緡逗留不歸肆其兇暴少有此比蕙李道申俣進初到便經帥

司陳狀乞將民間夾江林木盡行批號倒伐不許占恡帥司不從至於出榜禁約可見無所忌憚只降一官太為輕典今若釋其害民之罪則侵盗官錢所不可縱臣愚欲乞行下都統司抄籍家資令荆南帥司拘收屋業送就近鎮江府取索干照根究錢物依新降旨揮斷罪施行所有制詞臣未敢撰入取進止

繳王之望結局轉官劄子十一月四日當晚進入次早御筆依奏

臣伏覩十月二十六日指揮淮西宣諭司結局其官吏

軍兵並依汪澈例等第推賞令開具申尚書省取旨臣伏見汪澈督師襄漢之時强敵對壘嘗交鋒刃一行官吏頗亦憂危及寇退師還以次行賞第一等轉兩官第二等轉一官更減二年磨勘第三等轉一官選人亦有改官者當時清議尚以為過今歲淮西外無邊警如一府官吏坐受恩賞竊恐屯戍之人不無怨望倘俟其開具姓名始行封繳不若寢之於未然庶幾免開徼幸之端所有前降旨揮臣雖已書行欲望聖斷更賜詳酌施

行

繳李迥差遣劄子十一月七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右宣教郎李迥差監行在左藏東庫臣伏覩見行條制初改官人惟有出身許授學官其餘必須注授知縣親民差遣葢慮仕進之人不歴州縣他時除用不能通曉民事此萬世不易之良法也間或夤縁干請有得宫觀以脱親民之官者公議猶或非之今李迥係用臣總領所薦舉文字於今年

八月改秩若便作京局釐務官則破法起例葢自此始雖係臣門生難以容私緘默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王若鈍用居廣恩例劄子十一月十一日 次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皇兄岳陽軍節度使居廣乞以初除開府儀同三司合得親屬占射差遣恩例與將仕郎王若鈍妝使十一月八日奉聖旨差監文思院上界臣仰惟陛下以任子之冗尚思更張之術今

必令銓試入官乃所以使世禄之家頗知務學不敢徼幸門蔭便萌彈冠之心檢照隆興元年四月指揮初出官選人不許用父祖親戚應合得恩澤免試雖見任宰執亦不許陳乞回授若放行王若鈍一人則繼踵而來無以救官冗之弊矣欲望聖斷特賜追寢已降指揮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丞仮召命劄子十一月十九日上即日御筆依奏封付洪某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十一月十八日奉聖

旨巫伋陳俊卿吕廣問王時升並召赴行在臣伏見春秋之時諸侯互相爭戰其覘國者不論其地之大小兵之强弱惟視其人材如何故朝多君子則敵不敢伐兹已然之明驗也如巫伋者才學識見政事操履畧無一長徒以諂事秦檜為之鷹犬故能躐取大官今廢退十年議者不以為屈寄寓無錫縣專以私酤為生衰聚無賴為害一邑方多事之際雖販繒屠狗之人果有所長亦不應棄若其無用何所取材雖云嘗為執政有此虛

稱初無時望品其人物誰不過之召節一馳取笑中外秦檜殘黨如汪勃章复宋樸之徒與伋初無優劣近因言者奪其三人復職若伋妆召則勃复之流人皆兾其復用矣伏望聖慈特賜鑒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汪汝嘉等差遣劄子 閏十一月六日當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閏十一月二日録黄一道數内汪汝嘉差知荆門軍李琛差知永州守文仔差知邛州

臣伏見汪汝嘉昨因手刃表弟李潁停官編管數年之後交結秦檜親黨復還仕版幹辦諸軍審計日常躬親捽毆公吏遭臺章放罷稟性兇麤不知懲創李琛之守婺州專以刻剥為政苞苴秦檜之門恃勢妄作減尅軍兵請給幾至生變郡人有寧與猛虎遊莫遇李婺州之語劾罷已久自知潛伏今已七十有餘耄昏戒得守文仔新授果州通判意欲別營差遣妄訴於都堂稱有女嫁知州丁訥之子合行迴避省部送本路勘會詰實未

到間有丁訥之弟丁顔亦訴於朝稱凡訥本京東人寄居湖州三子皆未娶本宗並無人與宇文氏連姻妄冒如此何以臨民臣愚欲乞令汪汝嘉李琛終滿今任宫觀宇文仔依舊果州新任差遣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趙密恩數劄子閏月八日當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閏十一月六日奉聖旨趙密已除少保依前崇信軍節度使落致仕權殿前

司職事所有合得恩數等並依楊存中昨除少保日已得指揮施行臣取會省部條格即無三少初除恩數向來楊存中係特降旨揮依簽書樞密院事例今來趙密元因致仕得除少保近於再仕議者謂當納還三少始

闕

若則謂其權掌禁兵若三衙休息諸帥回歸

密必依舊請老雖不納少保可也今若無故而輙依前比後省部緘默放行恐不免於清議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莫汲編修官劄子閏月十二日次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閏十一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莫汲除樞密院編修官臣伏見秦檜專權之久至其末年欲禽取天下賢士大夫而誅戮之檜雖奮殺人之心必有負屠宰之材藴虎狼之性挾戈矛之刃者為其用而檜之志始可逞也張常先之謀張宗元莫汲汪召錫之圖趙令衿凡是數人適檜之死令衿輩始免於刑戮太上皇帝更化之初即日竄之嶺海天下

之人以比四凶陛下踐祚覃曠蕩之澤此輩始得生還正當奉頭鼠伏杜門茍活不自齒於薦紳可也雖古有使過之文朝廷拔拭丹書何時無之至若此等凶人縱使有荀孟之學班馬之文亦不可以其才而復用益廢錮一人使世之嗜進喜禍者不敢萌吞噬忠良之計所以銷姦賊於未然之前也如汲者雖以試藝登高第而不自愛闕碌碌州縣塵埃之職猶之可也闕入中都列屬西府而出入省掖從

容宰輔之間耶除命一出衆論必駭臣不敢避怨為人
禁害使後之士有以懲戒覆車之轍而修為君子之歸
也辟猶虎豹豺狼當放之於深山廣谷之中若置之苑
囿則騰擲圈檻不可復制矣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取
進止

繳余堯弼職名劄子 閏月十四日當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信州奏左中大夫余
堯弼為筋力衰憊不敢久竊祠禄乞守本官致仕閏十

一月十三日奉聖旨復龍圖閣學士致仕令臣書行者

臣伏見章复因致仕復龍圖閣學士言者論列併與汪勃宋樸而奪之今纔數月爾堯弼復託疾請老亦得此職夫龍圖之去端明一間耳異時執政無瑕而退僅得端殿豈有積愆久廢之人一命遂居六閣學士之首者此除若行則同類者又將群起而不可遏在秦檜時堯弼以臺諫而為鷹犬坐政事堂而伴食其無用而易制葢勃复一流人也今勃复失之於前而堯弼得之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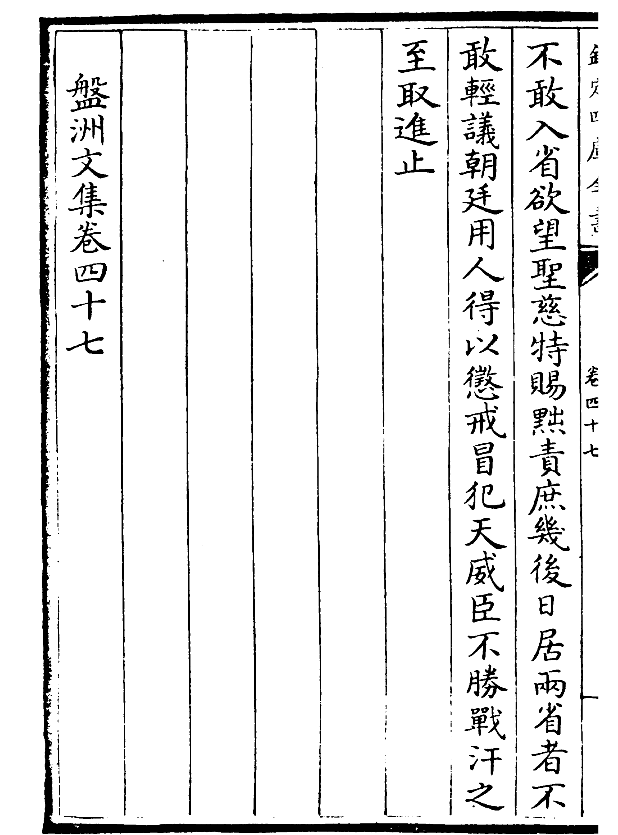
一子一奪有損陛下總核之政是使齷齪之士知可以竊位於一時而不妨叨榮於末路則隳喪名節爭巧宦以希進矣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莫汲計議官劄子 閏月二十四日次日御筆改斡辦公事

臣近於今月十二日以莫汲除樞密院編修官嘗論其謀殺趙令衿之罪具劄子封駮即蒙御筆依奏繼有沈介薦章稱其智略縱横才力明敏乞授一光州差遣或制置司職任使之招諭皇甫倜餘軍及収復光州伏覩

御筆莫汲可差充沈介屬官至二十日執政批旨却作勘會湖北京西制置司合差參議官二員奉聖旨莫汲差充計議官候立功效日陞擢所有莫汲過惡臣不復縷數以瀆天聽但汲元係左從事郎坐罪編管化州更大赦放令逐便臣取會吏刑部赦後即不曾叙復元官自用兵以來有都督府樞密督視府江淮宣撫司荆襄制置司川峽及兩淮宣諭司若宰執開幕府則從官作參贊其他官屬則有參議多係卿少郎官及曾歷監司

郡守者為之其次則有幹辦公事准備差遣應是選人只作准備差遣近歲莫汲在虞允文制置司亦是准備差遣令忽超躐常制新立官稱聞者驚異其事自來臺諫彈擊給舍繳駮之人未嘗隨踵收用或有他時湔濯而起者其初必與降等差遣葢示洗垢棄瑕之漸令汲因臣封駮反升等創置官名以寵之又許以他日陞擢則臣語言妄發實有不合封駮之罪雖蒙聖度優容臣實何顔尚居禁掖臣等侍朝殿乞對已三日居家自訟



不敢入省欲望聖慈特賜黜責庶幾後日居兩省者不敢輕議朝廷用人得以懲戒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汗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四十七

盤洲文集卷四十八

宋 洪适 撰

章奏八

繳張訓通復官劄子 乾道元年四月三十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刑部檢舉到張訓通

敘官元係張俊奏宿州之役初非戰敗而統制官等無

故引歸殿前司統制官張訓通係軍馬入城之際先次

一面引歸欲望酌情定罪明賜貶降奉聖旨張訓通降

四官本部看詳依條合自降斷勅日每理再期一官本人期限未滿間該遇赦恩合叙一官元係正侍大夫和州防禦使因罪降授協忠大夫果州團練使奉聖旨依所申於階官上與叙令臣命詞給告臣伏見張訓通弓矢鞍馬漫無寸長怯懦不武又無與為比但能涉獵七書百將傳藉此以為談柄隸鄂州軍籍之日與田師中典掌財物背公營私叨冒官秩至於横行遥郡苻離之役首先遁逃原情定罪戮之市朝如孔福可也既從輕

典鑴官自効有司却與尋常罪犯之人會赦便與叙復竊懼無以懲戒將士臣愚欲乞將張訓通同罪之人並候軍前顯立功效之日大將保明取特旨方許牽復庶使從軍之人咸知復玷缺之艱難不敢愛身誤國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取進止

繳秦塤宫觀劄子 五月一日即日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敷文閣直學士右朝散郎秦塤狀昨自春官得請奉祠湍罷之後薦經憂患

累重仰禄欲望特差宫觀一次奉聖旨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臣嘗讀唐明皇實録載李林甫身死之後朝廷治其積惡諸子俱配流嶺南家口隨之每房各與奴婢三兩人并緣身衣服飲食自餘資産一切官收臣竊謂秦檜藏奸稔惡天下之人户知之天網不容使之自斃厥妻厥子繼踵淪亡不肖之孫官職如故華屋厚藏可謂幸矣為之計者政當恐懼屏迹不復自伍於縉紳之間今乃無所忌憚尚敢陳乞差遣雖宫觀甚小在有

罪者得之則人以為除用之漸臣懼秦檜黨與羣連相
慶自此皆有彈冠之心所謂一葉不去將尋斧柯者矣
況當國用不足而秦氏之家金珠充牣國家既已貸而
不籍凡前此教坊所汰之人墳皆養之於家以奉歌酒
之歡乃稱累重仰祿其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有如此者
臣愚欲望聖慈將秦墳宮觀旨揮更不施行所有録黃
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潘粹卿恩澤劄子五月三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潘粹卿乞放行改奏葉旁作恩澤事奉聖旨特令吏部放行令臣書行者右臣取到前件公案檢照得潘粹卿將父遺表恩澤奏補胡偹於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内降勑據本人稱胡偹未受勑間於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内身死本人於當年十二月内陳乞改奏與弟清卿於團練使上轉行吏部檢坐條法只合作減年收使本人至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内却經臨安府改奏異姓無服人葉旁作吏部節闕告

示出違條限委是乞當兼胡俌當來勅命係身亡後旋行寄納捏稱未曾被受已是詐偽今來陳訴曾於限內陳乞係是乞與潘清卿轉官即非限內曾行陳乞奏補今若特令吏部放行則是條法無用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梁俊彦推賞劄子 五月六日次日御筆並依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五月四日奉聖旨梁俊彦合該軍器所皇城司酬賞可依正月六日四月七

日已降旨揮施行令臣書行者右臣竊見正月内軍器所推賞旨揮官吏轉一官資碍止法人特與轉行不及全年人紐計推賞繼因臣寮論列至今年六月實及二年方合陳乞四月内皇城司推賞初降旨揮梁俊彦特轉右武大夫續降旨揮令依例回授今來疊前兩賞並依已降旨揮有司未知所從若用正月六日旨揮即歲月未滿有碍條例若用四月七日旨揮即已令回授無可施行臣愚以謂爵賞天下之砥石所以厲世磨鈍惟

其明白而無偏私則侥倖之計不萌觖望之心不作自來正使碍止法之人有特旨方轉行遥刺至防禦使方轉過横行所有皇城司被賞人宋鈞宋直温皆是正使轉行遥刺梁俊彦亦是正使與逐人一般前降旨揮獨與超轉横行則為太優後降旨揮却令回授又似未當臣欲乞將梁俊彦皇城司賞典依宋鈞宋直温例與轉行遥刺其軍器所賞典即候闕月内合該陳乞之時照應在職年月依條別與施行庶幾慶賞均一旨揮明白

無復偏私之弊輿人不得而議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沈介不允詔劄子五月十三日當日御筆荆襄上流為重兩帥頗多不叶雖軍務稍静尚須調護且依已降旨揮流行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湖北京西制置使沈介奏為寒濕所中動作艱難心氣發動臨事繆忘乞解職終喪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得再有陳請令臣書行者右臣聞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禮法當然孔

子答子夏之問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金革之事無避亦聖門之所不與頃以軍興起沈介於苫廬付以方面之寄介入國門而邊事漸已講解繼而信使交馳兵戍各已休息自都督府及招撫使之類皆已上印綬結局矣獨荆襄制司幕府如故一司官吏徒耗俸廪其所辟置又屢為臣僚封還況介之事親嘗絓清議令舉朝斷斷以介不終喪為非朝廷若欲成人之美不當以其稱病為文具而遏其請若更留數月雖介於

凱風寒泉之思無以伸其志使之重得罪於名教非所以愛惜人材也臣愚欲望聖慈許其解職終喪俾全人子之道則移孝為忠可以責其異日之報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貼黄　臣前件所陳若蒙聖斷施行所有制置司官吏即乞依都督府例結局罷散伏取聖裁

繳薛良朋等賑濟賞劄子　五月二十四日與給事中王時升同繳當日批出辭免依所乞

臣等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黃一道薛良朋姜詵韓彦古辭免賑濟進職轉官奉聖旨依旨揮不允令臣等書讀者右臣等聞仁宗朝富弼守青州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弼行賑濟之策所活人至五十餘萬近世荒政之修無以加此繼而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而弼辭曰救災守臣職也卒不受今賑濟之術比之於弼固相萬萬陛下聖心焦勞非不切至然城都之外死亡之人亦不為少流尸満川衆目所覩城中之人至於不食魚鰕而

三人者並皆遷官進職衆論以為未當夫建立百官所以為民不幸而有災傷又因而冒賞則監司守令之職果安在耶今三人者自知不安力具辭免若與從其所請則朝廷不失為民行賞而良朋等亦得辭受之正況令所在災傷不止一處若三人受賞不辭而浙西諸郡守令及被差官吏夤緣覬覦殆且數十百人而未止當此天災而反行濫賞豈所謂修政事以答天變者哉臣等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將良朋等辭免進職轉官並依

所乞施行所有録黄臣等未敢書讀取進止

繳王彥宣借人劄子五月二十五日次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保平軍節度使提舉太平興國宫王彥乞破行宣借人五十名及乞更破使臣五名奉聖旨依令臣書行者右臣竊聞王彥近罷建康管軍有自來親隨西兵三百人朝廷從其所請許存留五十人餘者發回元來去處及發回之日有其數而無其人者凡百輩則其久握兵權詭請虛劵殆不知其

幾何人也今猶貪惏未已所乞宣借五十人及使臣五名已蒙聖慈依許臣取到吏兵部狀節度使任宫觀合破宣借十五人因紹興三十二年㫖揮已行减半及依例只許踏逐指使一名申朝廷差撥彥之專閫於江淮無尺寸功得以節鉞奉祠幸矣尚此茍得無厭臣難默默本人已有存留親兵五十人自當理為宣借之數若聖恩從厚只合依條例占破難以過數陳乞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再繳韓彦古劄子五月二十五日上六月一日以彦古自請與外任

臣等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韓彦古辭免轉官依所乞者右臣等近為城外飢民死者盈川群目所視而官吏以賑濟有勞全活甚衆推賞嘗輒具管見特蒙聖慈曲賜開納朝廷已用逐人辭免依所乞臣等亦已置而不論其間有韓彦古申狀乃云伏念彦古至愚極陋之資非不知朝廷機務之煩聖恩不可屢瀆特以冒詩人胡顏之刺寧甘以黷而群言之難犯有甚批鱗況

何功若之足言霈此寵章之驟至與其他日險膚之見詆孰若從容力祈之為優且省也伏望朝廷黍賜追寢庶幾小人毋得而議臣等觀其辭語險怪豈可陳於君父之前播之四方豈不傳以為笑封繳之官乃輒指為小人而謂公論為險偽膚受之言若臣等以小人而妄議陛下不應聽從既嘗施行而被繳之人乃無所忌憚公然見詆如此不惟桀驁不遜輕侮朝廷臣等不材備位後省實難以振職所有録黄并彦古申狀隨狀繳奏

伏望聖斷特賜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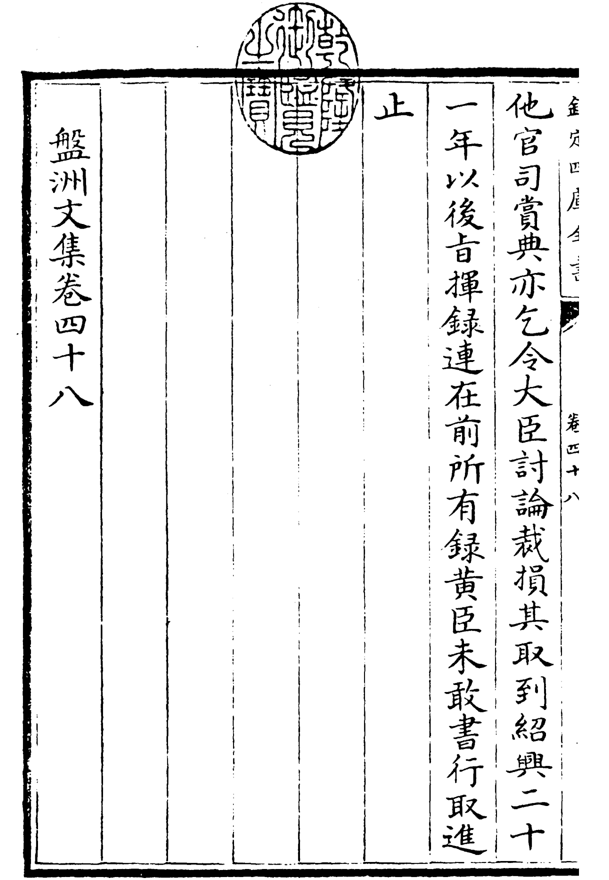
貼黄　臣等伏聞彦古昨除提舉官遭臣寮封繳自稱嘗論訴於朝廷臣等竊謂郎曹清班豈容此輩冐居伏乞聖察

繳馬監官轉官劄子六月七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奉聖旨牧馬監可依累降旨揮推恩崔良輔特於遥郡上轉行一官李楷王貴劉彦趙昌蘇信曹繹並轉一官姜子興陳邦俊並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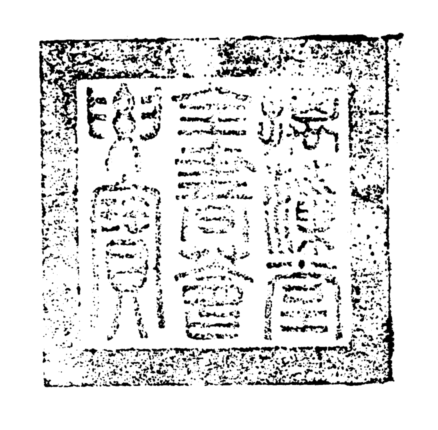
進武校尉人吏轉一官候出職日收使臣取到崔良輔脚色及紹興二十一年以後馬監推賞體例照得本人紹興十七年初管馬監之時只係武翼郎二十年間因管幹有勞八次遷官一次用賞出給料錢歷自副使轉横行又轉遥郡至於右武大夫觀察使今又該轉承宣使恩賞僥濫無甚於此臣近因奏對及軍中賞典仰見聖慮宏遠愛惜名器非有功者不與今不知馬監每兩年之内孳長若干而十餘人遷轉至有白身補官者如

崔良輔數十年不徙職常法磨勘之外兩年一遷雖横行遥郡唾手而得自以謂例當然也今隷籍軍門若非出戍用兵寄命鋒刃之下而有斬將搴旗之功者無緣有此醲賞況祖宗成法在京官司因職任推賞之人若或再任則不重賞今馬監遷官雖是舊例葢有司失於建明不曾有所撙節因循不革流弊至此臣愚欲乞裁以中道應馬監官如已三經推賞則後來賞典並與減半欲望睿斷更賜處分如是允當即乞立為成法及其



他官司賞典亦乞令大臣討論裁損其取到紹興二十
一年以後旨揮録連在前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進
止

盤洲文集卷四十八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孫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盤洲文集卷四十九
五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盤洲文集卷四十九

宋 洪适 撰

章奏九

荊門軍奏便民五事狀

臣伏覩紹興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手詔應諸路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聞奏臣恭惟陛下勤恤民隱出於天性臣以駑猥叨乘障之寄仰體陛下愛民之心不敢以不可施行之事徒塞詔旨臣

自到任訪之於民云荆襄頃為盜區魚肉其民最甚凋殘之餘實與淮南無異今田畝既已起稅而逐年又有均敷茶額錢所出甚於夏秋常賦致使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不惟民力重困又緣此不敢歸業數十年間所以民未加益幷官田以附種為名而不稼納租麴引失立法之意而重疊出鏹大禮代他州之貢而多方取辦皆不便於民者臣雖到任未及半年緣茶事所不可緩臣謹條次下項

一臣所謂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者蓋江浙他路俱有茶額而食焉者衆商人隨時貴價四民不以為病惟創痍之地户口耗減而凋傷困乏蓋不能頓頓食茶如荆門軍又緣異時官吏不以疲民為念所圖溢額受賞歲增加至於數多若奉行前後朝廷指揮令客人從便交易則定額必致虧減官吏當有責罰本軍昨來遂以人户為率計口均敷如家有一丁則歲受茶

三斤其丁多及老小者以次增減至有一家買十三斤者行之將及十年豪商與猾吏通謀為姦其弊不一今荆門兩縣之民其客户往來不常外主户纔及三千坊郭不滿闕百家逓年趂茶四百六十引客人就官入納每茶一斤為錢一百八十一文足就旁近土産處買下等粗茶雜以木葉每斤不直百文却逐年定價令民户每斤還五百三十文足會計本軍嵗額官得客

人入納錢一萬七百貫有畸而民間償客乃費三萬一千七百貫凡客人賫引到縣指定所欲賣茶鄉分乞留元引只以縣帖下鄉稱某客販到若干引令耆保差大小保長門到户至應主客户并計口均數或猾吏暗增引數或豪商均茶已足計託牙駔妄稱人丁逃徙差互發賣未足乞改别鄉吏既受賂更不覈實又與分下别鄉或不即時批鑿元引致容往來影帶私販或

先以私茶憑牙駔欺民均賣續用縣帖再勒依數認買若爭拒不受客即委棄於地而去不惟疲民費錢重疊而逓年損折入納錢亦不為少皆緣歲額過多不敷則無由可辨商執其柄又以高價邀於官而求售在官者懼譴乃復黽勉曲從而滋蔓吏姦公私俱病臣比因草奏遂點檢倚郭縣二十八年内都保承受縣帖均分茶數已足而繳到客引尚多虧數縣吏却稱自均

數以來逐年遞趲以次年春夏季補充前一年之數蓋酒稅場務日生課利容有前後趲補今既將丁口數茶民間出錢已滿歲額而官引却有虧失者蓋是承襲作弊如前所陳臣已究治縣吏勒令填補榜示見行條法及續降寛恤指揮自今更不違法均敷但常額尚存則實惠難行若不控告朝廷剗革此弊則疲民困窮未能休息臣愚欲望聖慈憐念遠人許令荆門軍紹

興二十九年只以客人從便賫往責到茶數立為新額或乞以見今歲額特賜蠲減一半庶幾易於趁辦則害民之柄不在茶商茶商不能確執高價自然從便交易是寛恤之澤實及千里一二年間必有增户之效

一臣所謂官田以附種為名而不稼納租者其一曰營田其一曰學糧田所謂營田者前此邑官緣以營田結銜既上司督責即指荒閑田土稱

爲官莊初不遵依元降指揮修蓋屋宇置造農具名人耕作便行追集税户以物力多寡勒令認租謂之附種營田至兩年一替供糾本鄉未曾附種之户輪次認納吏緣爲姦轉更教令糾抉善良每一户替免至於追逮五七户紛拏推託賄賂公行源源不絶舉縣咸被其擾遇新至之户或作佃荒田或只請佳基而見充附種之人已投狀措令承代故有犂鋤未到畎畆茅茨

未庇風雨而營田官課已遭督責臣伏見前郊赦文放免都督府官莊蓋是朝廷已知其弊今荆門軍長林縣高陽兩莊當陽縣山口莊所名營田係安撫司專差官兵耕作即是良田實收課利并長林縣車橋兩處亦有官兵營田當陽縣只有四户開耕實田外其他兩縣營田共一千七十七户所納秋課自五斗有至於四十二石者共一千八百餘石又有夏料小麥在外並

是無田認納臣到任據人户訴稱所認課子逐年并是尉司弓手攬納每石有費錢三千者每户各有小麥七升亦有費錢一千者即是稅上起稅實為重疊臣愚欲望聖慈行下將實有官田耕種去處依舊存留外其虛名營田勒人户附種白納課子之數並乞除免

一臣所謂學糧田者蓋湖北兵戈之後沃壤彌望人力不給凡請佃逃絶荒田官司初不打量畝

步若人力有餘則逐歲四旁增墾其有沒官田產即是酒戶抵當或公吏等人犯罪沒納者田既籍沒則所種之客隨其地主又復他出頃年再興學校郡縣奉承括到沒官田便名學糧初無耕夫遂勒本保人戶分畝認米謂之附種學糧皆是與本戶田土不相連接農人不便耕墾例皆荒閑不免依數填納租課臣稽考縣籍長林之安西鄉納學糧人一百二十三戶其一戶

有田通計長林九鄉納學粮者共二百三十三
户其有田者纔三十五户臣今若受人户之訴
除其無田之租則學糧遂空無以養士若循舊
不恤勒令認租則細民苦之無時而已緣本軍
並無承平案牘即不見得舊管贍學錢粮之數
兼並無寺觀絶産可充贍學臣以愚見相度本
軍長林縣歳催學糧没官田米麥二百石有畸
而兩縣歳催常平户絶田米麥八百石有畸臣

竊計本軍目今之數除累年秋夏未接間出糶常平米接濟小民椿到錢一萬二千貫有畸糴補未足外其見管米一萬一千石有畸義倉所儲又在外本軍人户稀寡設有水旱所費賑濟之數不多每年老疾乞丐之人亦甚少臣愚欲望聖慈許令本軍於長林縣户絶田租内歲撥米麥各一百石以充學糧其附種之數并賜除免自後没官田如人户願耕即以其所佃隸之

常平二者既行則聖澤亟於阡陌遂見頌聲並作無田里愁嘆之音矣

一臣所謂麴引失立法之意而重疊出鏹者在法諸鄉村去州縣二十里外有吉凶聚會聽人户納錢買引於隣近酒户寄造上户納錢三貫造三石以其錢作朝廷封樁臣竊詳法意葢謂民間有聚會之事親賓往來使之納錢買引則多得酒醴公私有補而行法之久并緣為害凡遇

縣就州軍請引至人户校買之時縣吏視其物力多寡抑勒出錢致有十餘千者既已得引酒户又復視其貧富勒令出錢亦有至十餘千者初未嘗得酒中下户緣無力出錢買引遂有過期不成昏姻者其縣邑解發之錢未必一一皆到州郡封樁上下相蒙剥割生弊臣雖已禁約屬縣不得違法過數收錢及不得酒户抑勒民户多出錢物外但賣引尚存則縣邑作弊難以

一一譏察臣聞越勾踐欲其民之繁息令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罪其父母今凋郡正欲生齒日增乃因麴引而使失昏姻之時實害聖政臣愚欲望聖慈咨詢大臣講求所以革弊之策或可删除此法實天下幸甚

一臣所謂大禮代他州之貢而多方取辦者臣聞周之臣工助祭漢之列侯酎金各以其邦大小任土作貢今湖外案牘不存遇大禮年分却令

荆門軍代靖州進貢大禮銀二百兩絹二百疋又代峽州貢絹三百疋每疋折錢五貫文只於峽州得絹本錢二百八十五貫而本軍自有進貢銀絹各二百疋兩既小壘財賦不足如大禮年分不免東移西兑非民何所從出官府既無前牘可考若謂自承平以來二州之貢并是荆門代納則向來川廣湖湘入京皆取道荆門軍馬項背相望實為富庶之地今則僻在一隅去

水幾二百里非商旅所集蕞爾遺黎强名城郭
臣今不敢并乞減免若以靖州雜於溪猺賦入
稀少之時則本軍且乞為靖州依舊代納如峽
州則有四縣已多於荆門一倍又川江舟楫之
湊商税所入非荆門比臣愚欲望聖慈許令荆
門免納峽州貢物庶幾不使一壘而供三州之
賦
荆門應詔奏寛恤四事狀

臣伏覩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一日聖㫖令郡守奉行寛恤指揮如有未盡事件條具聞奏臣到任未及三月民之弊害未能盡知仰體陛下焦勞仁民之心夙夜黽勉凡所以綏惠凋瘵瑣細必行不敢逐一塵瀆天聽其大者四事每歲公私取於民幾三四千緡臣雖各已蠲免若非朝廷禁止恐向後又復檢尋前例兼恐他郡亦有此弊欲望聖慈特賜行下如有違戾許民戶越訴庶幾斯民永被德澤臣先次畫一開具須至奏聞者

一臣本軍每歲人户秋苗有正税米又有油麻豆粟雜色亦是折米近年受納官吏生弊將正税米與雜折米令各作一鈔官倉則利於兩鈔畸零多收合耗而專斗則利於逐鈔各收縻費使用等錢上下侵漁比之舊年每歲多取人户一二千貫臣已將紹興二十八年所納米每户并併作一鈔只是畫件聲説名色及裁減使用錢三分之二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止以為永

久之利

一臣本軍酒務及公使庫舊例遇正旦寒食冬至各印關子付居民令户户納錢赴官沽酒自一百至一貫軍城數百家每一節出錢二百貫只是畧得些小惡酒雖一家百錢疑若甚微蓋凋郡難得錢物細民所居茅屋日出一間賃錢纔十二文而遇節頓出百錢比屋為病臣自紹興二十八年冬至以來已行蠲免訖欲望聖慈特

降指揮禁止以為永久之利

一臣本軍有獨石潭在江漢之旁産魚甚多舊以魚利添助支費昨緣改作放生池而本軍却將江潭下流强立地名謂之車湘灘上下堤楊子灘青朮場每户雖不施網罟至冬月令縣尉追集沿江人户將已前魚利之數均勒認納每歲得錢三百餘貫入公使庫臣已將紹興二十八年合收錢並行減免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

止以為永久之利

一臣管下當陽縣每歲遇人户納夏秋二税并令先納甞酒錢以家業多少為率自五百至三千雖債地僑寄之户亦令地主抱認凡一年兩次出鏹幾及二千貫臣已榜示自紹興二十九年革絶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止以為永久之利

盤洲文集卷四十九

盤洲文集卷五十

宋 洪适 撰

章奏十

謝宣示御書臨帖狀 為大人作

伏蒙聖恩差中使宣示臣御書臨帖者宸翰昭回儼龍蛇之飛動使軺臨示驚奎壁之光輝拭目知榮撫躬有幸恭惟皇帝陛下體兼衆妙聖本多能天下無雙信羲之之北面帝中第一邁齊祖之前聞何取微臣獲窺層

澡巳陋登牀之舉詎知肆筆之方忭蹈惟深鋪張莫究

徽州除浙西提舉赴闕奏方庚狀

右臣前因陛對嘗以幇源洞豪方庚奏陳猥蒙聖慈開納面得天語令便與大臣理會臣即日至樞府納劄子陳述曲折又以劄子薦其武勇可為土豪繼聞宰執奏事聖訓再三以臣管見為可採仰見聖慮深遠又以前車為戒臣竊恐朝廷尚未施行臣踈遠無識知恐愚者一得之慮或有小補不避犯分之罪敢復言之臣聞幇

源四邊俱山險其中坦夷有田可耕居者甚衆方庚實為之桀聚族皆憚服之所欠朝廷一真命為重紹興二十四年李沇知㢤州日方庚以歲旱率其黨五十餘人至郡借粮本郡疑其為後患守臣接之廳事館之僧寺置酒郡圃以兵官主席又於教場閱習禁軍馳射令方庚觀之守臣囑其控制盜賊方庚欣然承命且云萬一要使喚之時只得一白帖權攝廵尉便當詣前其人黑而長㢤人謂之方庚三面稱之為保義衆皆能言非臣

敢為虛語前年嚴州草竊閩守臣亦嘗令攝威平寨官實欲羈縻之以此見得方庚志在官爵臣雖不得其聚兵實數傳者謂已有銀槍壹萬而三衙逋卒頗亦亡命其間亦有弓矢轉相教習若天時無水旱内外無甲兵則此豈足置慮萬一疆埸有警其黨近在畿甸之内恐小有跳梁便相牽制為肘腋之害貽宵旰之憂臣謂軍興之際右列一命固不深繫名器之重若朝廷呼之觀其人物語言果有可用處以密院一使臣名目小人易

於感恩便可得其死力即是狙詐作使之術縱使萬槍皆出虛傳只得一方庚如土豪用之且令招集民兵使其果有徒黨便可化為王師隨其多少皆是得用於朝廷有利而無害臣已別具奏薦之乞賜行出伏望聖慈更留宸慮冒犯天威臣無任昧死

繳進太祖皇帝御書奏狀

右臣仰惟陛下天縱聖德同符藝祖留意軍政信賞必罰沈幾獨斷與天為謀頃年先臣以使事久縶異域訪

求於廛市之間換易於酋渠之家前後所積凡得乾德開寶中御府編次太祖皇帝御筆數十卷其間有及軍政者雖數百之鏹五斗之粟一疋之縑亦勞宸衷爲之節減至於遷補軍職招接降寨賜予衣襖下至油麪柴炭之屬區處塗竄委曲纖悉所以規模宏遠成無疆之業傳授至於聖神二百載而中天仰繩祖武重規再造臣昨日因宣名入對已嘗奏陳面奉玉音許令進入但以表飾損舊臣不敢輒易亦欲見前此御府不爲華飾

務從簡樸如此今奎畫龍文復歸天上以備乙覽以助
聖政蓋先臣寶藏之志也所有太祖皇帝御筆六卷謹
隨狀繳進伏候勅旨

水災應詔奏狀八月一日

臣今月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三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有害秋成朕自
八月一日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可令侍從臺
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

劄送臣者

右臣聞災變之發率多緣類而起漢儒一一牽合則有附會不經之失然理之當者亦不可因噎廢食而曲為之說臣謹按漢書五行傳云陰氣勝故其罰常雨水傷百穀姦軌並作魯莊公十一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厥後水災皆歸之兵興民怨所致國家自數載以來兵民死於戎事肝腦塗地者不鮮父母妻子啼號之聲未

絕也陛下有兼愛南北之心而獷狡變詐干戈未可得而戢今水不潤下江湖逆溢田疇溝澮與河渠連而為一巳秀之禾不得而穫下民嗸嗸未有生意官無積藏安得人人而飽之霖潦彌月勢猶未已陰氣可謂盛矣陛下畏天愛民至誠惻怛明詔廷臣使之盡言堯舜之用心也臣愚以為陰勝陽之沴夷狄闖于外姦宄蟄於內也今外之所以待強隣者朝廷有潛筭小臣不敢輕議而區區愚慮竊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臣入對之始

及輪進故事皆以歸正人為憂繼因晚名亦嘗奏陳仰勤天問矣數旬以來漸已萌芽臣幸因奉詔敢復詳言向之為美談者皆曰中原遺黎望王師之來則簞食壺漿願削左衽所以襁負而至又其思慕聖德之切者臣在江淮之間二年所聞殊異於是蓋山東仍年旱蝗耕者無所得食故扶老攜幼南來偷生又聞趙王世隆之徒聚衆攻剽彼國指名蹤捕亦以荒歲故牽連親戚相率來歸其意蓋欲王師恢復因得乘勢橫行逞其所欲

上可以得官爵次可以得金帛子女不失歸其故鄉既來之後大失素望更相嘆恨而將帥所部又役使詈辱無以得其驩心去夏賈和仲以督府之令驅其孥累數萬口冒暑而來絶海遇風巳葬魚腹而婦人老穉數百同舟蒸鬱相摶疾病枕藉死者不暇瘞埋既抵所屯雖計口給粟不能充飢愁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實在於此初到京口則掘山中草根以代蔬茹數月之後三五成羣掇拾棄菜敗蘆於市廛之間其計無聊何以久處

此臣目擊耳聞者如此其人之在山東皆有室廬南畝生生之具自若也今父子數口雜於方丈之舍上雨旁風無以蔽障甚者寢處於泥淖之内以他人視之不可一朝居也雖使禽鳥豈不思歸欲歸無計則姦軌之謀不得已而作今日誅甲明日誅乙必草芟獸獮然後已況邇來北方已有招納之牓又有誅誘之人其黨聚於江浙兩城散於淮甸諸郡去帝城不遠亦復有之一呼相應特未爻也或曰叛者已治是大不然譬之急湍奔

流勢必赴壑於其中間築土以拒之終於衝軼横潰而止耳臣之管見以謂其人赳赳可用大勝江浙所募若使人給家足無飢寒匱乏之患樂補軍籍之缺誠為大利若其懐土不忘則宜優其歸費送以舟檝使之踰淮而去則可以窒患於未萌施恩於不報怨氣可弭天災可消或曰縱之使去不若遷之别壤以離其黨是又不然此輩捐生業棄墳墓逺來歸我亦拍誘者誤之今遷之别壤居上者誰有仁民之心官又無以贍之客居窮

處速其死耳是無罪而殺之也可不念哉當今陰盛之患在外者猶可隨機而應在内者莫急於此葢浙西非盜賊窟穴雖流徙困殍必無弄兵之事臣私憂過計伏望聖鑒曲賜采擇而區處之至於譏切時政毛舉小事言而難行徒以沽名賣直則臣所不敢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汗

辭免中書舍人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中

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班登
禁密選貴西垣不獨掌行制書蓋亦與聞時政惟墩才
不至固陋庶繼温純之詞必特操無所阿私乃振糾駁
之職如臣者駑材何筭鼫技易窮遇聰明睿智之君莫
伸管見攝禮樂文章之事祇懼素餐屢叨稱奬之榮常
賜清閑之燕坐文茵於帝所豈美金蓮來捷步於日邊
特盼珍茗比因宣名面諭恩除甫爾半旬有玆異渥遭
逢若此報稱謂何自知短綆之不可汲深或謂積薪而

後來居上滿盈不戒顛越可憂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螻蟻之誠曲寢絲綸之命俾安愚分得允僉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舉自代奏狀

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宣教郎太常博士兼權吏部郎官何稱種學績文蜚聲後域使之掌制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奉使轉官奏狀

右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洪某與轉行一官臣聞命震懼不知所措伏念臣備數從班常虞尸素方鄰國修好初講慶儀猥蒙選擇予節以行萬里往來曾無補報錫賜之物已慚虛受又叨進秩深所不安凡人臣事君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況兵鋒既息道路無壅不應以奔走微勞便受賞典伏望聖慈追寢誤恩使免譏議冒犯天威臣無任

辭免除翰林學士奏狀

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洪某可除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北門典誥所出西掖命令所行秩清地密必得其人然後可以處如臣者學問淺陋議論凋踈掌制踰年已試無取糾駮之職常恐曠瘝近者陛對伏蒙天語諭以翰長之除而又嘉其論事許令批勅臣誤辱眷知方切悚懼敢期成命遂叨超拜内自循省代匱之久

初乏才長仍兼故官則怨隙日增必致顛蹐伏望皇帝
陛下興憐駑蹇曲賜保全特寢異恩俾逃呵譴

舉自代奏狀

今月一日准告授前件職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内舉官一員自代者臣伏覩左文林郎主管尚書户部架閣文字施元之學問該洽文采清新使居英俊之躩可備翰墨之選舉以為代實允公言

盤洲文集卷五十